

# 《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史实探源与辨误

陆 林

(《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俞鸿筹所撰《沉吟楼诗选》之“读后记”, 对金圣叹史实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然对“读后记”中所涉及的各项史料, 至今尚无人进行认真的考索与辨证。本文就知见所及, 对“读后记”中所记史料加以探源与辨误, 兼议《金圣叹全集》因理解及其它缘故造成的标点问题, 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对金氏史实研究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沉吟楼诗选》“读后记” 探源 辨误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B

如果说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金学”的话<sup>1</sup>, 那么, 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钞本《沉吟楼诗选》(以下简称“诗选”)<sup>2</sup>, 可谓当代“金学”研究的第一大事; 而排印问世《金圣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sup>3</sup>, 则是“金学”研究的第二大事: 将 300 年来从未刊行的金氏诗作首次披露, 其对作者思想情感、交游处世的研究, 应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 将已知现存的金氏著述点校整理、汇于一书, 无疑为众多的金学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最易得的基本文献, 扫清了资料难求的障碍。从此, 为上个世纪最后 20 年的“金学”勃兴,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而, 就金圣叹史实研究而言, 对于这一基础的利用既不充分, 也不准确; 更多的是绕过这一基础, 直接沿用未经核验的前人成说。致使史实研究这一“金学”的基础性课题, 不仅至今尚无明显改观, 许多问题无人深究; 反而到处可见的是错鹿为马、以讹传讹, 或只知其一、语焉不详。即以上云第一、第二大事有关者论, 对近 20 年金圣叹史实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 当数“诗选”所附俞鸿筹撰“读后记”<sup>4</sup>。在许多研究金圣叹的著述中, 都不难发现借鉴或沿袭此文的明显痕迹。然而对俞鸿筹所云, 何者为可信, 何者为可疑, 何者值得继续探析, 何者必须明确纠正, 至今尚无全面清理之文。拙文试图对此“读后记”所涉各条史料, 就知见所及, 逐一予以考论, 重在探源、发覆、辨异、指误, 并兼议“全集”因理解及其它缘故造成的标点问题, 希望以此引起对金氏史实研究的进一步关注。为行文方便并为求醒目, 以下将俞鸿筹撰“读后记”以引文方式过录, 分为若干段, 分别进行评说。凡所论与笔者已撰专文内容相关者, 无论刊发与否, 或努力犯中见避, 或此处行文从略。

《唱经堂著述总目》, 见于金昌所刻《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四卷附页。其中《诗文全集》列入“内书”, 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

陆案: 据《杜集书录》著录, 《唱经堂杜诗解》于金昌《才子书小引》后, 原有“《唱经堂外书总目》: 《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以上刻过), 《杜诗解》四卷、《左传释》、《古诗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嗣刻); 《内书总目》十三种子目从略, 《唱经堂诗文全集》(嗣刻)”<sup>5</sup>。然与“诗选”钞本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对勘, 不仅《诗文全集》是列入“外书”之中, 而且内、外书之具体目录及次序亦颇有出入。此“目录”系研究

金氏著述总貌的重要史料，今人整理《杜诗解》<sup>6</sup>及“全集”不知为何未收。

以上最后一句“据陈登原谓并未刊行”，陈登原(1899-1975)，字伯瀛，浙江余姚人，曾任教于西北大学，现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是《国史旧闻》<sup>7</sup>。早在近70年前，他即著有《金圣叹传》。“并未刊行”并非陈氏原话，他只在《唱经堂诗文全集》后括注“未刻”二字<sup>8</sup>。陈登原虽然没有机会经眼《沉吟楼诗选》，虽然在史料的利用上亦有不足(如不用方志、家谱，亦罕检别集)，但是他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的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如所引徐增《才子必读书叙》，便未见“全集”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和198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版《金圣叹选批才子必读新注》)；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氏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的《金圣叹考》<sup>9</sup>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专著、宏论皆不稀见，然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是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笔者知道此书之存在有年，然到2001年2月才蒙沪上友人之助，得睹其全貌，始知此人此书在金圣叹研究史上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位。该书结尾有感于时局之艰危、文坛之不堪，因王斫山赠圣叹诗“一例冥冥谁不朽”之句而慨然兴叹：“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卖友背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恍然云。”<sup>10</sup>足见作者之感时伤事、正直爱国。如今国运昌盛、民族自强，已非当时所可想像。然而，为无用之学，操酸丁之业，无济于经济繁荣，何助于闯关入世，则一也；即便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恐亦难免被归在“私人化”之范围内(何况笔者已自觉对号入座了)。故在肯定陈登原先生学术贡献之余，于其“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的困惑而颇有同感。只是拙文刚刚开头，虽生“恍然”之叹，却不便率尔“掷笔”(应为“关机”)，酸丁而非豪杰，恐怕正在此等之处，书此聊博识者一笑。

此《沉吟楼诗选》一册，录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有雍正五年吴江李重华序，云系圣叹之婿沈六书录出，大兴刘继庄处士选订。以钞胥字迹及纸色审之，应为乾隆初年钞本。并从李序中，知圣叹尚有外孙元一、元景，二人“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一节，为各家记载所未及，则此“诗选”流传必不甚广也。

陆案：此段所涉，除圣叹本人外共有六位：李重华、刘继庄、沈六书、元一、元景及其“母夫人”。后四位分别指吴江沈重熙(1650-1722)，字明华，六书为号；元一名培祉(1676-1743)，重熙长子；元景名培福(1682-1738)，重熙季子；元一、元景之母即重熙之妻金法筵(1652-1705)，乃圣叹第三女<sup>11</sup>。前两位人所共知，值得一说的是李重华(1682-1755)为雍正二年(1724)进士，为“诗选”作序时间是雍正五年“首夏”(农历四月)，当在其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继庄即刘献廷(1648-1695)，圣叹去世他才14岁，且五年后始从大兴迁至吴地，然此人与金氏和沈氏颇有关系，因已撰专文探讨，故此处从略。

李重华与沈培福同乡、同庚，序云元一、元景“幼受书母夫人”，当为亲见。金法筵七岁能诗，夫家生境苦贫却能不废笔墨。曾作诗勉励诸子：“人生少壮时，旭日初升天。金光浴沧海，照耀无中边。致身贵及早，东隅岂迟延。惜阴分寸寸，千古称圣贤。逝者本如是，白驹况加鞭。老大有伤悲，谁为挽百川。”<sup>12</sup>其父不良死，母、兄皆远流，而诗中毫无消沉颓丧之感，充满昂扬奋发之气，词意老成，笔力不俗，故引为“幼受书母夫人”作一注脚。

圣叹原名采，鼎革后更名人瑞，稗史有云本姓张氏，或云名喟，皆臆造不足据。卒时为顺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三日；其生年无可考，仅见杨保同所辑《圣叹轶事》云生于三月三日。又钱蒙叟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七年事，已称“金生采”，则当生于万历年间矣。

陆案：金氏原名、更名之说未必可信，鼎革后始改名更属臆测。此论始于粤人廖燕(1644—1705)《金圣叹先生传》(以下简称廖“传”)“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sup>13</sup>，经陈登原征

引而几成定论<sup>14</sup>，其实大有再议的余地。其一，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sup>15</sup>，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廖燕有诗云：“我居岭海隅，君起吴门湄。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sup>16</sup>)及闻里传闻而来。自陈登原至今，征引廖“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四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35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今人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二，早有证据说明在“鼎革”之际金氏已名人瑞、字圣叹了。叶恭绰(1881-1968)旧藏明末邵弥画绢本山水长卷，有金氏手书长跋，时在“崇祯甲申夏尽日”(1644)。时江南尚在明朝治下，故仍用崇祯年号。落款处钤有阳文印章两枚，一为“圣叹”，椭圆形；一为“人瑞”，方形。虽然跋文在叶氏《明邵弥山水卷》一文中<sup>17</sup>有详细记载<sup>18</sup>，但笔者始终以未见金氏跋文手迹为憾。今从有关著录中知此幅邵画金跋山水图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sup>19</sup>，不知何时能得有心者公之于世，以飨吾等“金学”同好。其三，虽然此后金氏多自署“金人瑞”、“金圣叹”，但是称其为“金采”、“金若采”者亦时有可见。如圣叹友人浙江嘉善李炜，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墨庵指嘉兴沈起(1612-1682)，因所撰《学园集》未见传本，故此诗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最能直接说明四库馆臣所谓其“与金人瑞相善”的史料<sup>20</sup>)，首句便是“海内谈经金若采”；再如稍后吴江周廷谔(约1670-?)编辑《吴江诗粹》，称金法筵为“吴趋采之幼女”<sup>21</sup>。廷谔生年虽晚，然与乡前辈、圣叹得意门生沈永启(1621-1699)为“忘年交”<sup>22</sup>，其言当有所本。就已知史料来论，笔者倾向于认为：金氏名采，字若采，一名人瑞；“更名”说缺乏证据，“鼎革”后更名尤难成立。“一名”说亦非独家首创，早在康熙初年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已著录“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sup>23</sup>，乾隆初年沈氏后人编辑《吴江沈氏诗录》亦云法筵之父为“圣叹公人瑞一名采”<sup>24</sup>。

关于圣叹“本姓张氏，或云名喟”，固然属“臆造不足据”之说，然考其出处，则首见于陈登原所引同为无名氏所撰之“稗史”《哭庙纪略》“名人瑞，庠生。姓张……”和《辛丑纪闻》“名喟，又名人瑞。姓张……”<sup>25</sup>。查陈登原所列《参考书目》，此两书分别是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和《申报馆丛书》本。经与有关版本核对，“庠生。姓张”和“姓张”两句，不是所有版本皆是如此<sup>26</sup>；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申报馆丛书》本的原文在“又名人瑞”之后，并非“姓张”，而恰恰是“庠姓张”三字<sup>27</sup>。笔者不认为身为史学家的陈先生不知庠姓与本姓之别<sup>28</sup>，只能猜测圣叹“姓张”之“臆造”，是由于所引“稗史”版本不同，经陈登原(有意?)片面征引所导致。其实，如非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主观在<sup>29</sup>，即便是仅据《痛史》本《哭庙纪略》，亦不妨将有关四字视为一句，即“庠生姓张”，这样与“庠姓张”并无二义(由于“生”与“姓”在形、声上的相近，从校勘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生”为衍文)。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sup>30</sup>，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逸民庠姓潘，顺治二年诸生；戴之儵庠姓吴，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sup>31</sup>，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丁兰(十八诸生之一)弟丁王肃庠姓王，顺治十八年诸生；陆志與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sup>32</sup>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语词，对其存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的祖本，就现存文献分析，当属苏州顾公燮(1722-?)撰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之《丹午笔记》中所收的《哭庙异闻》为最早，早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白鹿山房刊行《丛刻三种》本《哭庙纪略》<sup>33</sup>约35年。其中有关金氏姓名字号的一段颇具参考价值：“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sup>34</sup>顶张人瑞就试，较之后出之“顶金人瑞名”的记载，应该顺理成章得多。

金圣叹的卒年(1661)，任何一种详细反映“哭庙”案经过的古代文献均有记录；其生年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今天也已不成问题，见《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辞

海》等权威著述(故得年 54 岁)。但是,在陈登原尚认为“独其生时,今无可考”,最后借助《第五才子书》序,推论其“当生在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sup>35</sup>。在未发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其结论能如此接近事实,陈氏的考辨功力令人服膺。而惟一涉及圣叹准确年龄的史料,是嵇永仁(1637-1676)《葭秋堂诗》卷首以《葭秋堂诗序》为题收录的圣叹致永仁尺牍。金氏此札开头便说“弟年五十有三矣”,由信中之言及“自端午之日……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sup>36</sup>,知此年必为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sup>37</sup>。逆推 53 年,即得其生齿。予见也寡,在“金学”学术史上,所知最早引用嵇永仁此篇“人瑞手札”者,为邓之诚(1887-1960)去世前一年写就的《清诗纪事初编》(此书亦是向学界介绍《沉吟楼诗选》者)。可惜邓氏误认此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揣度其意,当以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圣叹生年(如其在文中复云“天启七年,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sup>38</sup>。以 1607 为金氏生年,所从者甚少,惟钟来因整理《杜诗解》时“取邓说”<sup>39</sup>。

此段“读后记”所引杨保同、钱蒙叟云云,亦见于陈登原之书。前者引及杨氏有关文字为:“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圣叹虔祀文昌,或亦因此欤。”<sup>40</sup>后者系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陈登原早以天启七年牧斋“已称金生”为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并注明钱文出自《初学集》卷四十三<sup>41</sup>,为后人直接引用提供了方便。

诗中所述诸人姓氏可考者:

斫山为长洲王氏。按《西厢·闹简》批语有云:“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孙。”廖燕撰圣叹《传》云:斫山为侠者流,与圣叹交最善。一日以三千金与圣叹,曰:“君以此权子母。”甫越日,挥霍已尽,斫山一笑置之。邵宝撰王文恪《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也。

陆案:此段关于王瀚(号斫山)的文字对今人影响颇大。“文恪之孙”金批《西厢》原文为“文恪之文孙”<sup>42</sup>，“文孙”是对别人之孙的美称。廖燕撰圣叹《传》全名为《金圣叹先生传》，所涉王斫山的一段共 86 字，此处改写、节录为 41 字，且将“甫越月”抄作“甫越日”，更加强了传闻的色彩。今人整理“全集”，复将“邵宝撰”之后诸字标点为：《王文恪墓志》：“公有男延喆、延素、延陵、延昭四人。延喆为昭圣皇后之甥，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斫山与之相类。”前 38 字均标在同一引号内，即均视为邵宝之言。此举误甚。邵宝(1460-1527)与王鏊(1450-1524)基本同时，如他在任何文字中谈及王斫山，那么斫山至少约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即邵宝去世时斫山起码约 17 岁左右(否则难以看出有与延喆“相类”的“豪侈”之性)。这样算来，“圣叹事之为兄”的王斫山，在圣叹出生那年便已 99 岁，何谈“与圣叹并复垂老”<sup>43</sup>？“邵宝撰王文恪《墓志》”等数十字，不见陈登原书，系由俞鸿筹首次征引。然查邵宝《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谥文恪王公墓志铭》，根本无此 38 字，大致可以对应的只是“吏部阙侍郎，侍郎韩公摄事，以公与寿宁故有连，既贵而能远之，其正可敬也，首荐而用之……子男四：长即延喆，中书舍人；次延素，南京中军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诸生；次延昭”等内容<sup>44</sup>。但是此段文字并非俞氏杜撰，前 13 字当节录自《文恪王公墓志铭》，后 25 字乃出自《池北偶谈》：“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sup>45</sup>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王士禛(1634-1711)这段话除了“母张氏”和“性豪侈”之外，可信者不多。王延喆(1483-1541)为王鏊长子，而非少子；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与邵宝所云“既贵而能远之”可谓水火不相容；其母张氏(1462-1487)为王鏊继室，乃成化年间沧州人丹阳县令蔡寔(本姓张，少孤依蔡氏，故又姓蔡)之女(为省篇幅，略去出处)。据《明史》，寿宁侯张鹤龄乃孝宗昭圣张皇后之弟，他们的父亲为兴济人老寿宁侯张峦(1445-1492)。如延喆母张氏为鹤龄妹，则亦为张皇后妹，便必为张峦之女；从延喆母张氏生年看，乃张峦虚龄 18 岁时所出生，为其女当然尚不勉强，但如要张峦在此之前先要生出一后、一侯(只有如此，才能符合延喆母乃“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的条件)来，即便对于无“计划生育”约束的古人，亦颇

让其为难了(此非主要指生理上是否可能,而是包括习俗、养育、经济、学业等多方面的考虑)。且据张峦《墓志铭》,其女张皇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应选太子妃时已“生十七年矣”(即生于1471年),王士禛之说便不攻自破了。考虑到沧州(今沧县)、兴济(今青县)为河间府毗邻属县,邵宝所谓“公与寿宁故有连”,如非指王鏊与张峦原本为友,亦只是指其岳丈张(蔡)寔与张峦略有葭莩亲。话要说回来,俞鸿筹虽不辨真伪乱引《池北偶谈》,对今人的理解难辞误导之咎,但是必须指出:其一,“文恪之文孙”确实出自圣叹之书;其二,俞氏对“斫山与之相类,或即其所出”的推测是非常准确的。笔者对王瀚与王鏊的关系有专文考述<sup>46</sup>,此处只能极简单地交代如下:王瀚(约1606-?),字其仲,号斫山,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为延喆之孙禹声的孙子,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金批《西厢》所谓“文孙”,当为“玄孙”之形近误刻。后者有远孙、裔孙一义,如说王斫山为王文恪之裔孙,应是毫无疑义的。

贯华先生为韩住,字嗣昌;道树为王伊,字学伊。《西厢·惊梦》批语云:“知圣叹此律〔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崇祯十四年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即嗣昌所刻。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有《贯华堂集》,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乾隆《苏州府志》亦沿其误,皆宜改正。

陆案:仅从“诗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sup>47</sup>和金批《西厢·惊梦》“居士贯华先生韩住”<sup>48</sup>,说贯华先生韩住字嗣昌固无问题;然据《鱼庭闻贯》第14条《答韩贯华嗣昌》<sup>49</sup>,以《鱼庭闻贯》署名惯例,韩住似又为以字行者。此人或与圣叹亲家韩俊(金雍岳丈)为昆季(名皆以“亻”为偏旁),惜乏史料相证。今存《云东韩氏家谱》所记乃苏州另支韩氏,与圣叹友人诸韩(另有韩藉琬、韩魏云)均无涉,书此以免“金学”同好浪费精力。

据《惊梦》金批,认为王道树名伊自然无错,然说其字学伊却是误解。在金氏著述中,与“道树”联袂而出的称谓只有两处,一是俞氏明引的“道树先生王伊”,一是其暗引的“王道树学伊”。后者见于《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sup>50</sup>,仅以此便判断王道树字学伊是难以成立的(排比一下《鱼庭闻贯》姓氏字号抄写顺序,即可发现何为名、何为字号的规律)。今综合各种文献考知,王学伊(1619-1665),原名伊,字公似,号道树,明末岁贡生,入清为遗民,隐居苏州胥门之郊,终身不入城市。为王斫山幼弟,现代昆曲大师王季烈之九世嫡祖<sup>51</sup>。

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谓金彩有《贯华堂集》,确有此事,但却未必是“误以《水浒》版心所刊为圣叹集名”所致。康熙元年(1662)周氏辑刻《尺牍新钞》时,于卷五所选金氏尺牍两封,为《答王道树》和《与家伯长文昌》。当时《唱经堂杜诗解》、《沉吟楼诗选》皆未问世,金批刊行之作仅为《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三种,而这三种恰恰均冠以“贯华堂”三字。不是后来清理遗书者如圣叹堂兄金长文或女婿沈六书,是不可能知道有所谓“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周亮工言其著作为《贯华堂集》,虽不够准确,但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他当时所见金书皆为《贯华堂……》,且所选两篇亦均出自《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鱼庭闻贯》<sup>52</sup>。退一步说,如果非要认为周亮工有误,也当主要是因为误以“贯华堂选批”之书为圣叹集名,未必与已刊行20年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版心”有直接关系。今人或因周亮工著录金氏有《贯华堂集》便说他“对金圣叹的情况很不了解,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sup>53</sup>。其实,周亮工对金圣叹的了解与同情,远远超出后人之所知;即以《尺牍新钞》卷二对《与黄俞邵》一信的眉批为例:“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此则史料在数十年的“金学”研究中,不知有几人引述使用过?在笔者看来,周亮工与金圣叹的关系是金氏史实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价值的题目,值得专题予以探讨。

“全集”对“读后记”抄录的《惊梦》金批,点校上有两处失于核查:“知圣叹此律者”,“律”字原文为“解”,系由俞氏误书,宜径改或出校;在“居士贯华先生”之前,原文尚有“比丘圣默大师、总持大师”10个字,标点时宜加省略号“……”。

阎牛叟名修龄，善咏诗；百诗名若璩，为经学大师。阎氏顺治时侨居淮安，后归原籍太原，诗中同游邓尉、虎丘，正其寓苏之时。邵僧弥名弥，长洲人，吴梅村所咏“画中九友”之一。文彦可名从简，衡山曾孙，端容之父。

陆案：“诗选”中涉及阎修龄、若璩父子处，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等<sup>54</sup>。诸诗写作时间向无确考，今据张养重《古调堂集》所收其《粤游春别》七绝诗序“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较书”的叙述<sup>55</sup>，得知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云云，可证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即“哭庙”事件发生后之第20天。可与圣叹“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快饮达旦”诗相印证的，还有丘象随写于顺治十八年的《泛虎丘》一首，该诗详细歌咏了众人虎丘欢会经过。序曰：“是时送家兄曙戒，同张虞山道经虎丘，阎再彭、百诗寓焉，访之。即邀同姚山期、金圣叹、僧闻善，泛舟山下；达旦，复携妓镜怜再泛。”诗曰：“操舟千里来，送客越江去。昨夜过梁溪，欲改南昌路。中道不回帆，且一登玄墓。昔我未出门，阎子约此聚。久要未可忘，况看梅花树？梅花积雨消，故人亦迁寓。西寻虎丘山，滑滑多沮洳。拾级上讲台，寒烟迷四顾。纤殿长廊折，一僧忽大呼。但闻淮人音，掉首即前步。相随曲径深，握手故人住。是时松龕下，先已高朋具：姚子别经年，长揖快良晤；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逡巡进春芥，清啜增幽趣。依槛纵远望，云峰如奔赴。阿兄意气豪，群邀下阶旆。画舫张明灯，美酒出野渡。曲曲后山摇，万绿揽苍雾。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嚙呶，忘形无礼数。偈侧舍扁舟，复陟山高处。席地借佛堂，解貂恣重醪。下临可中亭，鹤涧东窗布。山暝静逾深，竟夜酣盘踞。泠然晨钟闻，未散天欲曙。卜夜何足欢，平原风当溯。春天苦不晴，意兴难轩翥。还桡半塘浮，彼美忽焉遇。宛转娇蛾眉，细腰新柳妒。狎之联锦缆，再倒糟床注。四座群无声，清歌入云驻。张子迴风流，屡顾曲中误。高烛照摇琴，为鼓求凰句。悠悠微月佳，娟娟清光吐。竞作镜怜诗，含悲独殷庶。盛会从不长，旅境岂久据。矧伊琼海涯，何以能乐孺。行行上游送，归欤阎子赋。当宴折杨柳，空江冷春露。”<sup>56</sup>阎牛叟(1617-1687)名修龄，字再彭，牛叟其号。祖籍山西太原，自高祖之父始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明亡，聚儒衣冠而焚之，从此遁世隐居。牛叟与圣叹之交谊，向无记载，从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之二“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不见汪伦直到今”诸句，足证阎、金友谊深厚。此年圣叹54岁，阎牛叟45岁。百诗为其子若璩(1636-1704)之字，号潜丘，此年26岁。以“经学大师”名世，乃是以后之事。由于金氏上述诸诗是其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那年在遇害之前的重要作品，所涉姚山期、张虞山、丘曙戒、丘季贞亦皆为清初重要文化人，故笔者对有关问题已撰文考述<sup>57</sup>，此处只是将稀见史料再作披露而已。

邵弥(约1600-1642)，字僧弥，号瓜畴，善书画，性不谐俗。吴伟业(1609-1672)所撰《邵山人僧弥墓志铭》<sup>58</sup>，述其生平事迹甚备，惟于其生卒语焉不详。梅村曾撰《画中九友歌》，对“风流已矣吾瓜畴”，以“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瘦如黄鹄闲如鸥，烟驱墨染何曾休”怀念之<sup>59</sup>。

文从简(1574.12.31-1648)，字彦可，晚号枕烟老人，曾祖征明(1470-1559)、祖嘉(1501-1583)、父元善(1555-1589)皆为书画名家。从简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例得学博，不赴选，入清隐居为遗民<sup>60</sup>。其女文倣(1594-1634)，字端容，擅画草木昆虫；嫁赵均(1591-1640)，为赵宦光(1559-1625)子<sup>61</sup>。

“家兄长文”系圣叹族兄，名昌，字长文，号矍翁，法名圣瑗，曾撰《第二才子书离骚经跋》及《第四才子书杜诗选序》。“诗选”中“鼠肝虫臂”一首，即临难时寄示长文之作。

儿子雍，字释弓。按圣叹《才子尺牍》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哭庙纪略》载圣叹有一子，曾请乩仙题号，乩仙判曰“断牛”。及圣叹获罪，妻、子流宁古塔。“诗选”内亦有《与儿子雍》七绝一首，此可正梁拱（恭）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圣叹无子之误。

陆案：此处对金昌的字、号及与圣叹关系的描述甚确，原始材料见于其《才子书小引》和《叙第四才子书》的落款“同学夔斋法记圣瑗”、“夔斋金昌长文”及“小引”文中所谓“唱经，仆弟行也”<sup>62</sup>，凡此皆已见陈登原征引<sup>63</sup>。关于金昌，拙文只有两点补充：其一，“家兄”与“家伯”之别。对于金昌，出自圣叹之口，皆称其为“家兄长文”，如《圣人千案序》“同其事者，家兄长文”<sup>64</sup>、《春感八首》序“家兄长文具为某道”及第八首尾注“为家兄长文”<sup>65</sup>；而在金雍辑《鱼庭闻贯》第11、24条则分别署作“与家伯长文昌”和“与伯长文”<sup>66</sup>。由于“伯”在古代有长兄和父亲之兄等多义，故自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始，即将选自《鱼庭闻贯》第11条“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中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一段，径题作《与家伯长文昌》，殊不知在《鱼庭闻贯》中，凡称与金氏有亲缘之圣叹同辈者，皆是以金雍之辈分或身份相称（恕不举例）。直言之，此处之“家伯”恰恰是对本家或同宗伯父的称呼。鉴于圣叹此篇与家兄长文的尺牍仍时常为今天编选古代家书或书信者所青睐，故将金氏著述中“家兄”与“家伯”之别略作辨正。其二，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曾言及自己是“兹淝上归”后始从事“搜辑、补刻”圣叹遗著《杜诗解》的工作。淝上指合肥（清为庐州府治所在县），古有淝水（今为肥河）流经其地。查该县“国朝”训导名单，康熙朝第四任即“金昌苏州人”<sup>67</sup>，虽于康熙朝历任具体时间均缺署（康熙《庐州府志》同缺），但毕竟有助于推考《第四才子书》的刊行时间。

圣叹有子金雍（1632-?），字释弓，这在金批《水浒传》序三“今与汝释弓……今年始十岁”<sup>68</sup>和《鱼庭闻贯》所署“男雍释弓集撰”<sup>69</sup>等常见金书中即不难寻到证据。俞鸿筹所谓“《才子尺牍》”，当是据《鱼庭闻贯》选编者，有民国七年上海求古斋书帖社石印本和上海大达图书社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等，卷首有“男雍释弓撰”五字。所引《哭庙纪略》有关“断牛”的逸闻，亦见于顾公燮《哭庙异闻》<sup>70</sup>，惟俞鸿筹于“妻、子流宁古塔”后，抄漏“其居室之后，有一断碑，但存‘牛’字，殆亦前定数耶？”诸句，不仅令人读后不知所云，亦失去了此段逸闻原有的宿命色彩。（如俞氏引此仅是为了证明圣叹有子，又无庸抄录“曾请战仙题号“等12字）据陈登原征引，“梁拱辰《池上草堂笔记》所云”<sup>71</sup>，出自该书卷八。惟作者乃梁恭辰（1814-?）而非梁拱辰。“全集”点校有两误，一是“梁拱辰”之“拱”字宜径改或出校（误始于陈登原），二是“圣叹无子”并非梁氏书中原话，不宜标引号。查该书此条为：“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sup>72</sup>汪棣香名福臣，嘉庆、道光间钱塘人，辑有《劝毁淫书徵信集》，存同治四年（1865）刻《琼瑶合编三种》本<sup>73</sup>。

以上俞鸿筹仅略考9人，其实“诗选”所涉尚有约70余位，其中近三分之二笔者仍不得其详。他们的姓氏或字号是（以在“诗选”中出现先后为序）：魏德辅（魏风？）、维茨、境哥、周粟仲、升妙、泌斋、无动、释圣默、明人法师、释曾、云在法师、雪塘法师、冯鸣节、解脱法师、刘伯玉、闵康之（名云祈）、徐尔赞、舒伯顺、总持法师、般若法师、次公、周顺庐、萍洲师、徐庆公、申罄文、草座先生、李兴符、西音、赵居士、天雨法师、若兰、失庵、慧开、闻琴先生、翼明大士、周茂庐、知止、周直夫、休老、杭若栋、季秋文、青莲法师、顾君猷等，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

《杜诗解》卷二有附录圣叹幼年所作五律一首：“营营复（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今“诗选”内不载，其遗佚固已多矣。

陆案：“幼年所作”四字，影印本有细笔改乙，作“所作幼年”，“全集”标点为“所作《幼年》”。然据此卷《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早起》等五首的总批语“曾记幼年有一诗”云云<sup>74</sup>，细笔

改乙之痕迹当为后人所加(何人所为?),“全集”点校者未核引文出处,遂将“幼年”作诗理解为“所作《幼年》”。如不细审影印本“诗选”而仅据“全集”本,读者会以为错在“读后记”作者身上。另原文首句为“营营共营营”,俞鸿筹误将第三字抄作“复”,整理本亦宜据原作径改或出校。

金圣叹一生作诗甚夥,据李重华序称,“诗选”所录者仅“什伯之一”<sup>75</sup>,可知佚者极多。笔者留心数年,才发现区区三首,即徐崧(1617-1690)、张大纯(1637-1702)辑《百城烟水》中的《题平坵沈君善木影》、《寓慈云寺旬日留别》和袁枚《随园诗话》中的《宿野庙》<sup>76</sup>,可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博士坞,至今犹存。十馀年前,张仲仁一磨撰《阳山十八人祠记》,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象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象;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今阅“诗选”中如《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塞北今朝》、《元晖来述得生事》诸作,亡国之思,触处多有。当时文网綦严,犯者辄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则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

陆案:圣叹墓在博士坞之说,可能始于同治修、光绪八年(1882)刻《苏州府志》“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sup>77</sup>,而盛行于民国年间。如民国二十年前后,日本学人“辛岛骧谓数年前,上海某书店曾刊《苏州快览》,一通俗旅行书也。内记圣叹之墓,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之博士坞。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sup>78</sup>;稍后所修《吴县志》沿用前志而有所补充:“文学金人瑞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近道林精舍,吴荫培立碣。”<sup>79</sup>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然吴县吴荫培(1851-1931)乃光绪十六年(1890)探花,民国七年(1918)任《吴县志》总纂之一,按理不会有误。但是李根源(1879-1965)在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曾亲赴其地寻访:“上午八时入白阳山金井坞……入博士坞,访金圣叹墓。……走遍博士坞,终不得圣叹墓。适遇一老妇,询之,云:‘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前年吴探花重修之。’转入西山坞,经吴江史氏墓坊,山坞尽处为圣叹冢,建‘清文学金人瑞墓’碑,吴荫培书。右侧为白马涧通济庵僧觉阿遗冢,僧俗名张京度,著‘通隐堂’、‘梵隐堂’诗者也<sup>80</sup>,可谓德有邻矣。时坞中杜鹃盛开,有红、紫、黄、白四种,灿烂悦目,为诸山所未有,其圣叹、觉阿精灵之所集与?登五峰山……”<sup>81</sup>所不解者是:李根源虽为云南腾冲人,然自民国十二年(1923)即定居苏州(故居在今十全街111号,为市级保护单位),且亲身实地勘察,何以会在接替吴氏任《吴县志》总纂后,在新修方志中仍云金墓“在五峰山下博士坞”?

张仲仁者,名一磨(1867-1943),字仲仁,亦为《吴县志》总纂之一,《阳山十八人祠记》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俞鸿筹引文相关的内容是这样两段:“余去冬至浒关,丁君南洲方为区长,与余有中表谊,同游阳山。山之东麓有土地庙,塑像十八人,衣冠各异。丁君告余,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十八人之象”;“南洲又曰: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牢其家,获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sup>82</sup>。俞氏此篇读后记,撰于“辛卯孟春”即1951年,距张一磨写“祠记”整整20个年头,故不宜云写于“十馀年前”;此外,“祠记”于“故借哭庙事以罪之”后尚有“一则议斩,一则斩且籍没”,说的是丁氏先人丁观生(1610-1661)、丁澜(1625-1661)。此二人是同祖的堂兄弟,于哭庙案同时遇难<sup>83</sup>,“读后记”省略了两个“一则”等10字,极易让人误解“获与嘉兴友人书”此处是指金圣叹。金氏虽在嘉兴确有友人且多为遗民,但从“祠记”的上下文判断(文长不录),“与嘉兴友人书”作者姓丁而不姓金。另其节录之文字,与原文颇有出入,整理时以不加引号为妥(“全集”标点作:谓:“苏州浒关阳山东麓,有土地庙,塑像十八人,衣冠各异,故老相传,即哭庙案中同难者之象”;又谓:“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此段“全集”标点尚有两处显误:《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明是两题组诗,却标为《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将两首弄成一首了;《塞北今朝》之后二字,标成下一首《元晖来述得生事》<sup>84</sup>的前两字。出错之由,真令人难以猜想。

刘继庄生顺治五年，卒康熙三十四年。全谢山为立传，云年十九寓吴中，居吴江者三十年。则继庄始寓吴时，为康熙五年。金释弓已于前数年流宁古塔，而继庄所著《广阳杂记》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语，似释弓后曾归吴，方有此事，惜无他种资料可为互证也。

陆案：全祖望《刘继庄传》原文作“继庄年十九，复寓吴中，其后居吴江者三十年”<sup>85</sup>，俞鸿筹节录为13字，“全集”加以引号，未必尽妥。所谓刘献廷(1648-1695)“有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之事<sup>86</sup>，必发生在金雍自流放地归吴之时。与“释弓后曾归吴”可为互证的“他种资料”，今人知者有三则：一是沈永令(1614-1698)词“金释弓从辽归，代闺怨”：“自别河梁成永诀，十年梦绕辽西。梦中牵袂数归期。刀环真浪约，何日照双栖。蓦地归来真是梦，归来日日分离。不如依旧在天涯。梦回鸡塞远，犹得到深闺。”<sup>87</sup>一是同一作者的《送金释弓还辽》诗：“鸿飞万里异翱翔，叫断寒云认故乡。嗣世可堪成汉史，十年无复说蒙庄。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塞外只今书种在，更谁笔札问中郎？”<sup>88</sup>一是金法筵诗：“廿载遐荒客，飘零今始归。相看疑顿释，欲语泪先挥。郁塞千秋恨，蹉跎万事非。不如辽左月，犹得梦慈帏。”<sup>89</sup>这三首诗词说明金雍于发配后曾两次归吴，一在十年后，一在二十年后，前为暂返，后为终还<sup>90</sup>。据杨凤苞(1757-1816)注全祖望《刘继庄传》，献廷“于康熙六年丁未来吴，至二十六年丁卯入都”<sup>91</sup>，其与释弓问答《南华会解》，在后一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前两首诗词的作者沈永令，字闻人，一作文人<sup>92</sup>，吴江人，浙江秀水庠生、副榜贡生(今人或有因此认为永令乃秀水人)，与圣叹所交吴江沈氏诸人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

“读后记”正文到此为止。从文末落款“辛卯孟春，俞鸿筹读后记”和所钤白文方型印章“虞山俞鸿筹印”，可知此跋的写作时间和作者籍贯。俞鸿筹(1908-1972)，字运之，号啸琴，别署屠提居士、舍庵居士，江苏常熟人。毕业于震旦大学预科及上海法政学院。曾从事爱国抗日活动，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遭日军逮捕，严刑不屈。战后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佐理”，1946年辞职。著《松禅老人逸事》、《唐律疏义校注》、《舍庵诗词残稿》、《舍庵居士题跋》、《干禄字书笺证补》，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等<sup>93</sup>。其父俞鍾颖(1847-1924)，清末官至河南布政使，入民国参加复辟帝制的筹安会，而鸿筹自己又有着三青团干的特殊身份，其于建国后之境遇可想。郡人郑逸梅(1895-1992)为《舍庵诗词残稿》作序时，从鸿筹夫人庞镜蓉女史处“知运之晚年病废，食贫励品，旋即谢世”<sup>94</sup>，其中省略了多少难言的酸辛。此篇《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写于其44岁时，前十数年战乱频仍、遭逢寥落，建国初之百废待兴、政治先行，在此背景下评估俞鸿筹研究金圣叹的得与失，无疑应该更多地看重其宣传圣叹之功和保存“诗选”之举；相比之下，无论其文中有多少疏漏和缺憾，都是微不足道的。俞鸿筹擅诗文，精书法，于版本、目录和藏书研究颇有造诣，然今人所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985年修订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3年版)等专书皆未见其名。如能因拙文而能将其事迹补入后出之有关工具书中，笔者固然可以于心稍安，逝者亦或可瞑目于九泉了。

辛巳大雪前五日草毕

## Tracing the Origin and Differentiating the Falsehood in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Reading Notes” on *Chenyinlou Shixuan (Selection of Poetry from the Tower of Reciting)*

LU L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Reading Notes” on *Chenyinlou Shixuan* by Yu Hongchou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vidential researches about Jin Shengtān. But nobody has yet examined and seriously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that was related in “The Reading Notes.” Within the author’s capacity, the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Reading Notes,” and differentiates between truth and falsehood in them.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fact that the punctuation errors that appeared in *Jin Shengtān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Jin Shengtān*) were caused b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ditors, and also by other reasons, all of which call further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evidential study of Jin Shengtān.

**Key words:** “The Reading Notes” on *Chenyinlou Shixuan* tracing the origin differentiation

收稿日期: 2002-12-20

**作者简介:** 陆林 (1957-), 男 (汉族), 安徽望江人, 《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研究员,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sup>1</sup>张国光《鲁迅等定藏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已提出“建立‘金圣叹学’”之说,《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51页。

<sup>2</sup>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sup>3</sup>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sup>4</sup>《沉吟楼诗选》俞鸿筹撰“读后记”,上海古籍版第161至164页,据手稿影印,无标点;江苏古籍版《金圣叹全集》(四)第878至879页,系标点排印者。拙文所引,由笔者据影印本重新标校。

<sup>5</sup>周采泉《杜集书录》“内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sup>6</sup>钟来因整理《杜诗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sup>7</sup>见中华书局2000年版《国史旧闻》出版说明。

<sup>8</sup>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第58页。

<sup>9</sup>孟森《心史丛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大东书局出版。

<sup>10</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77至78页。

<sup>11</sup>详参拙稿《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复旦学报》2003年第2期。

<sup>12</sup>金法筵《勸诸儿》,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卷十一,乾隆五年(1740)刻本。

<sup>13</sup>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又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页下栏。

<sup>14</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1页。

<sup>15</sup>廖燕《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二十七松堂集》卷七。

<sup>16</sup>廖燕《吊金圣叹先生》,《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七。

<sup>17</sup>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二,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线装影印手稿本。

<sup>18</sup>参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邵弥此画完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拙文写成“自崇祯十六年冬始画”,“六”乃“四”之误。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sup>19</sup>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sup>20</sup>《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学园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9页下栏。

<sup>21</sup>周廷谔《吴江诗粹》卷三十《闺秀》“金氏”小传,清钞本。

<sup>22</sup>参拙稿《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复旦学报》2003年第2期。

<sup>23</sup>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牋新钞》卷五,康熙元年(1662)序刻本。

<sup>24</sup>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十一“金硕人”小传。

<sup>25</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页。

<sup>26</sup>参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sup>27</sup>《申报馆丛书·记载汇编》本,光绪四年(1878)排印。另民国昆山(长洲邻邑)赵诒琛(1869-1948)辑刊《又满楼丛书》本《辛丑纪闻》,此句亦为“庠姓张”。

<sup>28</sup>所著《国史旧闻》第叁分册(六五五)条《金圣叹》引《辛丑纪闻》此句写作“名唱,字人瑞。原姓张……”,中

-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00 页。如非排错，此当以“庠”为误植，而径改为“原”。
- <sup>29</sup>陈登原《金圣叹传》：“圣叹深悉秀才！何至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耶？”第 3 页。
- <sup>30</sup>《锡金游庠录》“杨廷珪”注，咸丰四年(1854)序刻本。
- <sup>31</sup>清陈惟中纂修《吴郡甫里志》卷七《岁贡·国朝》，康熙四十一年(1702)树德堂刻本。
- <sup>32</sup>陈洪《金圣叹传论》第 26、29 页。
- <sup>33</sup>白鹿山房本当为已知最早的《哭庙纪略》刊本，参陈洪《金圣叹传论》第 25 页。
- <sup>34</sup>甘兰经等据苏州博物馆藏嘉庆二十四年钞本点校整理《丹午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2 页。此段文字，经友人徐刚城先生代核，与原稿完全一致。
- <sup>35</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5、8 页。
- <sup>36</sup>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四，雍正年间刻本。
- <sup>37</sup>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金圣叹全集》(四)第 32 页。
- <sup>38</sup>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5 年版第 336 至 337 页。
- <sup>39</sup>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第 1、7 页。
- <sup>40</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11 页，原文见金陵杨保同(字异之)《金圣叹轶事》，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民国八年(1919)版第 78 页。惟陈氏过录时衍一字、讹一字。后人可据此验证有关著述是否为转引。
- <sup>41</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8 页。
- <sup>42</sup>《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六，《金圣叹全集》(三)第 133 页。
- <sup>43</sup>同上。
- <sup>44</sup>邵宝《容春堂续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 <sup>45</sup>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二《王延喆》，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影印民国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第 16 册第 210 页。
- <sup>46</sup>参见拙稿《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 年第 4 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 年第 11 期转载。
- <sup>47</sup>《沉吟楼诗选》，《金圣叹全集》(四)第 790 页。
- <sup>48</sup>《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七，《金圣叹全集》(三)第 198 页。
- <sup>49</sup>《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40 页。
- <sup>50</sup>《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36 页。
- <sup>51</sup>参见拙稿《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江海学刊》2002 年第 4 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 年第 11 期转载。
- <sup>52</sup>《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39 页。
- <sup>53</sup>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文学评论》1998 年第 1 期。
- <sup>54</sup>《沉吟楼诗选》，《金圣叹全集》(四)第 822、834 页。
- <sup>55</sup>张养重《古调堂集》不分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丘象升刻本。
- <sup>56</sup>丘象随《西轩纪年集·辛丑集》，康熙三十三年(1694)抄稿本。
- <sup>57</sup>参拙文《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0 年第 6 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 年第 5 期转载。
- <sup>58</sup>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53 页。
- <sup>59</sup>同上，卷十一第 290 页。
- <sup>60</sup>文含《文氏族谱续集》，清钞本。
- <sup>61</sup>钱谦益《赵灵均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十五，明末刻本。
- <sup>62</sup>《唱经堂杜诗解》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524、525、523 页。
- <sup>63</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2 至 3 页。
- <sup>64</sup>《圣人千案》卷首，《金圣叹全集》(三)第 731 页。
- <sup>65</sup>《沉吟楼诗选》，《金圣叹全集》(四)第 858、859 页。
- <sup>66</sup>《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39、42 页。
- <sup>67</sup>嘉庆《合肥县志》卷十六《职官表》。
- <sup>68</sup>《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首，《金圣叹全集》(一)第 9 页。
- <sup>69</sup>《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35 页。
- <sup>70</sup>顾公燮《丹午笔记》第 162 页。
- <sup>71</sup>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69 页。
- <sup>72</sup>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八《西厢记》，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 <sup>73</sup>参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八《淫书版》；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443 页。
- <sup>74</sup>《杜诗解》卷二，《金圣叹全集》(四)第 605 页。
- <sup>75</sup>《沉吟楼诗选》卷首，《金圣叹全集》(四)第 777 页。
- <sup>76</sup>参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
- <sup>77</sup>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九《冢墓一·吴县·国朝》。
- <sup>78</sup>见辛岛晓《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日本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编《朝鲜支那文化研究》第 538 页，转引自陈登原《金圣叹传》第 70 页。

- 
- <sup>79</sup>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吴县志》卷四十《冢墓一》。
- <sup>80</sup>张京度字莲民，元和人，僧名祖观，字觉阿，道光、咸丰年间在世。所著今存有《通隐堂诗存》、《梵隐堂诗存》，分别为出家前、后作。
- <sup>81</sup>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卷二，民国刊《曲石丛书》本。
- <sup>82</sup>张一麀《心太平室集》卷三，民国三十六年(1947)线装铅印本。
- <sup>83</sup>参拙文《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 <sup>84</sup>所涉《沉吟楼诗选》各诗，分见于《金圣叹全集》(四)第820、819、830、836、849、806页。
- <sup>85</sup>全祖望《鮑琦亭集》卷二十八，朱铸禹整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至522页。
- <sup>86</sup>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忆余年十四时”，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民国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6册第335页。
- <sup>87</sup>沈永令[临江仙]，程千帆主编《全清词》第2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48页。
- <sup>88</sup>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释弓，唱经主人子》，《吴江沈氏诗录》卷七。
- <sup>89</sup>金法筵《家兄归自辽左感赋》，《吴江诗粹》卷三十《闺秀》。
- <sup>90</sup>张国光先生《金圣叹的志与才》引《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二十年“颁发恩诏，罪非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为证，认为至此金雍“终于得以还乡”(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颇有道理。
- <sup>91</sup>朱铸禹整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522页。
- <sup>92</sup>康熙刻本周铭辑《松陵绝妙词选》卷三小传：“沈永令，字文人，号一指。”《鱼庭闻贯》有圣叹与永令尺牍，见“全集”(四)第49至50页，惟署作“答沈丈人永令”，如非排印误植，当是整理者以为“文人”于此不讲而径改为“丈人”。
- <sup>93</sup>参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第二十二编《藏书·著述》、第二十七编《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2、878、1092页。
- <sup>94</sup>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中国藏书家考略》郑逸梅《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